柿红如故

□ 魏世荣

眼下秋风过境，檐下秋意渐浓。家后山的柿树缀满了沉甸甸的红果，一盏盏小灯笼似的悬在枝头，凝聚整季的温柔与暖意。今日闲暇，小舅子夫妻专程登门，带着质朴的热忱，上树、递杆、采摘，动作娴熟利落。一树火红的柿子，在他的打理下纷纷落篮，果皮鲜亮饱满，裹着秋日独有的清润气息。

我们一同褪去柿子青涩的外皮，只留圆润果肉，整齐平铺晾晒。秋日的暖阳温柔洒落，一点点蒸发水分，褪去酸涩，沉淀清甜。时光缓慢流淌，偶尔去捏捏揉揉，静待鲜果蜕变成软糯回甘的柿饼。年年皆是如此，待到霜落风凉、柿饼凝霜入味之时，他总会分装数枚送来，让我尝一口秋的甜、亲人的暖。一枚柿饼，串联起寻常烟火里的亲情，不喧嚣，不浓烈，恰是平淡日子里最安稳的慰藉。

每当晾晒柿饼，指尖触到微凉的柿皮，总会想起数年前的秋日光景。那时机关大院里档案馆边上，老馆长家对面有一棵老柿树，每到深秋便满树绯红，引得一众老友、年轻同事结伴前往帮忙采摘。秋日晴空澄澈，大院里热闹喧嚣，年轻人各司其职，身手矫健地攀上枝头摘果或是竹杆敲打，树下众人撑伞接果、弯腰捡拾、分拣说笑，欢声笑语洒满庭院。一树红柿，一群故人，一段纯粹热忱的时光，定格成心底最温暖的旧影。

时光太过匆匆，岁月也是无情。慈和温厚的老馆长，已然离开我们整整一年。今岁柿树依旧硕果累累，秋风依旧岁岁如约，可庭院再也没有往日的喧闹，再也不见老人温和的笑意、亲切的叮嘱。柿红如故，故人难寻，满心皆是淡淡的怀念与怅然。原来世间风物最是深情，年年如期盛放，默默见证着离别与思念，温柔安放我们心底的旧念与感伤。

望着眼前晾晒的柿果，思绪又飘向浙西南群山深处。偏远山村里，不少柿树无人采摘，满树红果高悬枝头，独自燃成山野里的风景。每见这般景象，总会想起石塘镇叶村坪村，想起那条红枫与柿树相间的古道。

当年下乡奔走工作，时常与村里书记、村长结伴漫步红枫古道。秋风起时，丹枫流霞，柿子垂枝，我们边走边聊村庄发展、乡土民生，山水为伴，闲话寻常。一晃多年，两位勤恳朴实的故人早已远去。村落几经变迁，旧貌换新颜，古道的秋色却一如往昔。人不在，风景依旧，才真切读懂那句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”。千般感慨，尽在无言。

接连几番故人别离，心头郁结难舒。母亲离世之后，长久陷在低落之中，难以走出悲伤。幸得老友体恤，秋日邀约共赴黄山，借山野清风疏解沉郁。

车行皖南，一路秋光铺展。成片水杉染成赤红，落叶随风纷飞。落脚宏村外的民宿，白墙黛瓦前，一树红柿热烈夺目。及至登上黄山，云雾漫过山峦，迎客松舒展苍劲枝桠，阅尽千年风雨，依旧从容伫立。

站在山巅放眼云海，秋风涤荡心胸。长久压在心底的悲戚，在辽阔山河间慢慢消解。草木荣枯自有时序，人间聚散本是常态。柿红一季一季轮回，山海恒久，友人相伴，那些放不下的伤痛，终会在岁月里慢慢释怀。

柿红年年如故，秋风生生不息。人生也是修行，且珍藏过往温情，释怀人间遗憾，不负岁月，向阳而行。

烙在心底的文成人

□ 陈水根

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童年的记忆里，总晃动着一群背着工具箱的文成人。那时国家刚走过抗美援朝的硝烟，刚熬过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得连锅底都映得出人影。可文成人凭着一双巧手，硬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自己的路。他们农闲时走村串户，棕片在他们手里翻飞成遮风挡雨的蓑衣，毛竹被劈成细薄的篾条，编成结实的箩筐、簸箕，还有铺在晒谷场上的竹席。杉木被锯开、刨平、箍紧，变成挑水桶、饭桶、马桶，甚至小孩子冬日里站着烤火暖身的站桶——那些圆滚滚的木桶，不知温暖了多少农家孩子的寒冬。

文成人聪明，勤劳，手艺精，肯吃苦。可更让我难忘的，是他们那股子“精神”劲儿。每天在主人家吃三顿饭，工钱只收一块二到一块五。那年月，一块钱能买好几斤米，可许多农户连这点钱也拿不出。文成人没活干也不愿意休息，他们把目光投向农家阁楼的角落，看见那些破损的家具、农具，便对主人说：“这东西修修还能用，扔了可惜。”农户满脸愧疚，摆摆手说实在拿不出工钱。文成人呵呵一笑：“工钱不要了，管口饭吃就行。”

这话轻飘飘的，可落在那个年代的尘土里，是多少重量？他们不是不缺钱，不是不知道那点微薄收入攒起来能派多大用场。他们只是把“人情”二字看得比铜板重，把“手艺人的体面”守得比什么都牢。他们既帮助了别人，又把自己赚到不多的钱口袋捂得紧紧。

这种精神，像一粒种子，不知不觉就落进了我心里。

后来我当了兵，转业回来进了体制，成了公务员。旁人眼里，这是“铁饭碗”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祖宗十八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八十年代转业回来时，家里还没脱贫。那时候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业刚刚起步，规模不大，外地人还没大量涌进来，玩具厂老板只能在本地招工。我让妻子去厂里领些零星的玩具小件回家加工。下班后，周末里，我们夫妻俩就坐在灯下，给那些小木件打磨、上胶、组装。一天下来，也能挣二十来块钱。那二十块钱，在当时够买好几斤肉了。而我每月的工资，就这样一点点攒了起来。

有人说，你是国家干部，何苦干这个？我笑笑，没解释。因为在我心里，文成人的影子一直都在。他们背着工具箱翻山越岭的样子，他们蹲在农家灶台边啃着红薯说“工钱不要了”的样子，他们粗糙的手指把一根根篾条编成结实箩筐的样子——这些画面，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。

勤劳不是丢人的事，靠自己的双手贴补家用，更是顶天立地的事。文成人用棕片和毛竹教会我的，和我与妻子用砂纸和木件体会到的，其实是同一个道理：人活着，手不能闲，心不能懒，日子是一点一点熬出来的，也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。

如今日子宽裕了，那段拿回家加工玩具的岁月早已翻篇。可每当我看见街边修鞋的、补锅的手艺人，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温热。我知道，那是我心里的文成人，隔着几十年的光阴，仍在向我点头。



《晨 捕》

陈忠人 摄

在村小撷拾幸福

□ 宫凤华

那年我师范毕业，骑着一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到达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时，桔红的夕阳正轻轻擦过树梢，滑向河边随风摇曳的蒿草丛中。

那年我十九岁，那个秋天，处处流泻着成熟的风韵，而我却有股莫名的激动与感伤。

彼时的村小，前后共三进，约十间教室，七架梁瓦屋，红砖砌成的空墙，青灰洋瓦苫顶，杂木屋梁，课桌残损破旧。校园的操场上南北各立着一个木板篮球架，油漆剥落。村小大门是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，镀上银漆，中间镶嵌着两颗醒目的红五星，在阳光下熠熠发光。

小村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喧嚣，到处弥漫着恬淡与平和。淡青色的炊烟似忸怩含笑的窈窕村姑，霞光在幽蓝的天幕上涂抹了一片意识流似的绛紫。村小的黄昏深深震撼了我，一种久违的田园亲情与温馨萦绕于胸。

翌日，孩子们围着我问这问那，我被他们透明的纯朴和善良感动了，原先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的感伤也荡然无存。

我很快就融入到孩子们当中了，他们野花般芬芳的土话和泥土般憨厚的微笑给我带来快乐。面对这群正待雕琢的浑金璞玉，我油然而生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沉浸在自己的豪迈和悲壮里。

残阳如血，晚霞似锦。小女孩清亮的歌声掠过麦田撞在校园的那口古钟上，清越的芦笛声在旷野里回荡，圩堤上的芦竹如苍莽的山峦，梧桐树似点燃的蜡烛，水杉林飒飒声中满揣着成长的喜悦，乡村校园静谧中透出几分柔情和神秘。有时我会蹲在清亮的小河边，搭根竹笛轻轻吹奏《秋湖月夜》《姑苏行》《鹧鸪飞》等笛曲，让那悠悠的笛声随风飘得很远很远，飘进孩子们香甜的睡梦中。

课堂上，我努力用声情并茂的朗读、妙语联珠的讲解、别开生面的提问、精辟警策的点拨，使语文课具有无穷的魅力。读书，奠定了我事业的基础；教学，在提升学生生命品质的同时，也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；研究使自己具备了学术眼光，工作和学习伴随着智慧。

秋天更是我收获的季节，瞧，那一篇篇抒情言志的文章饱蘸着我的心血扑棱棱飞出书斋，寻找各自栖息的枝头；那一行行志向高远的“小天鹅”满载着我的祝福呼啦啦飞出教室，飞向广袤的大地，飞向遥远的天空，留给我明澈的蔚蓝和深切的怀想。

和学生离别的时候，阳光很凄清地洒进教室，我搭起心爱的竹笛，吹奏起《歌声与微笑》。孩子们也跟着笛声轻轻哼唱，我分明看见他们清纯的眸子里有晶莹的泪花在闪烁。

在村小，我如一只小木船，泊在一片宁静的水域里，泊在一首古典诗词里。讲台上，我是一颗苦楝树，为鸣啭的鸟儿舒展一片绿荫。那排列井然的铅字如饱满的稻穗，滋养着成长中的莘莘学子。我深深地体味着为人师者的快慰和通达。

在乡村校园里，我静静地撷拾着幸福、撷拾着诗意、撷拾着心灵深处的梦想。我其实就是校园里的那棵躬着腰的苦楝树，就是河边的一茎筛风弄月、清秀俊逸的芦苇。

走进鲁迅故里

□ 何家卫

走进绍兴老城，伫立在白墙前，心心念念的这幅水墨版画，终于映入我的眼帘。景墙右侧的鲁迅先生画像，身着黑色长衫，凝神望向远方，手持烟斗，袅袅烟雾漫向故乡的街巷，藏着他无尽的思索。墙下三个小铜像的头顶被游客摸得锃亮，二人对坐，一人静立，也正是《故乡》里鲜活的少年身影，封存着鲁迅童年的水乡记忆。这幅水墨版画，便是鲁迅故里的序章吧。

我们团队一行31人，于下午3时许，从这幅水墨版画右侧不远处进入鲁迅祖居（老台门）。天井里的青石板光滑发亮，一块衔接着一块，平整铺开，与古朴的建筑群交相辉映；一扇扇方格状的窗户随着迂回曲折的走廊延伸至鲁迅故居。现场人头攒动，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向前。

移步至鲁迅故居（新台门）的小堂前，古木参天，一张旧木桌、两排方椅和一把残缺的躺椅静静排布，正中悬着一幅有些褪色的荷花图，左右两侧是行书对联，分别是“白鹭迎风立，寒荷出泥香”。一荷一白鹭，自带江南水乡清逸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趣，想必当年，这里便是周家闲谈会客、家人小聚之处。而左边房间是卧室，床架、小凳和蚊帐一应俱全，日光穿过木格子窗户射进来，使陈旧的蚊帐更显得洁白。有人踮起脚尖，双手扒在窗前凝视，有人举起手机，从前人头顶上向房内拍摄。厨房毗邻走廊，来去便利，灶台、碗橱、盐罐及竹编菜罩等物件，全数维持着百年前的原状。

谭导举着黄旗，走在前面，一边走路一边介绍，鲁迅少年的伙伴是闰土，又名章运水，曾随父亲到鲁迅家帮忙看管祭器，与少年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，一起玩耍、聊天。厨房里是他俩相识和分别的地方，至今还保留着二灶模式，两个大水缸的底端像是结了一层薄薄的霜，静静地立在灶台两边。甫看外围的人来人往，仿佛屋里的主人家还在那烧水做饭。

刹那间，有人矮身从人群中一钻，迈步进入鲁迅故居后面的百草园。随着“咔嚓咔嚓”几声，“百草园”三字石景便定格在他的相机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也避开人群，从裤兜里赶忙拿出手机，当“百草园”三字显现在手机屏幕时，瞬间让我想起初中课本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这篇文章，顿时浮想联翩。

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”原本这是鲁迅先生对百草园里动静两景的绝妙写法，通过由低到高、由近及远铺展的精彩片段；原来的木莲藤结出的木莲果，又称薜荔果，是乡间常见的野果，多长在断墙边、坟冢旁。想来“木馒头”“鬼馒头”这些俗称，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！儿时的我们都曾拿它当小球抛掷，玩得“不亦乐乎”。

今日来此游览，亲历这些可爱的“木馒头”，也自然忆起《父亲的百草园》，文中记录了近百种植物名称，让我认识了很多有趣药名，如望春花、夏枯草、秋桑叶和冬葵子。此时，若你能放漫脚步，认真辨识，从百草园一周顺时针走来，能入药的植物类有何首乌、桑椹、木莲、覆盆子、皂荚，以及动物类蝉蜕、蜈蚣和斑蝥等，其中寄生在桑树上的桑黄是一种稀缺、昂贵的菌类药。虽然“园中无闲草（虫），认识都是宝”，但斑蝥有大毒，只能外用或遵医嘱执行，却不可“窃走”私自试用。

离开百草园，跨过光滑的石板桥，注视远去的乌篷船，左转右进数米，便到了“三味书屋”。步入这个三味书屋，则让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可谓一个具有书香味的小世界。有位游客轻声地问道：“三味书屋”这张匾牌中的“三味”，究竟是哪三味？也许是躁声过大，向导没有听见，暂时无人解答。可在初中课堂上，有位同学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。

而后，跟团的地接谭导告诉我们：“三味”最常见的解释是读经味如稻粱（主食），读史味如肴馔（菜肴），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（调料），比喻读不同类型的书有不同的滋味。她还补充道：当年寿镜吾家里的小书房又名三余斋，其中的“三余”指冬者岁之余、夜者日之余、阴雨者晴之余，意思是鼓励人利用空余时间多读书、善读书、读好书。我想，这“三余”与“三味”只有一字之差，或许有某种内在的相连。

紧接着，谭导又说，我们既然来到绍兴，“既来之则安之”，自然要看一看当年鲁迅在课桌面刻下的这个“早”字。一次，鲁迅因父亲生病外出购药，导致上学迟到，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责罚，于是他就默默刻下这个一寸见方的“早”字，用于自勉。这个不起眼的“早”字，不仅刻在书桌角，更刻在了鲁迅的心里。鲁迅的座位就在“三味书屋”的东北角，在其课桌面的右下角，至今仍可清晰地见到那个“早”字。

潺潺的河流从鲁迅故里门前流淌，仿佛诉说不完鲁迅年少时的故事。夜幕降临，看看手机时钟，时间不“早”了，此日游览也接近尾声。走出鲁迅故里，回望那青瓦白墙，我恍然明白，那些在课本里读过的文字，此刻已化作心底最温润的力量。当乌篷船的吱呀声渐渐飘远，留在心头的，不只是游览的快乐，更是那抹挥之不去的江南书香。